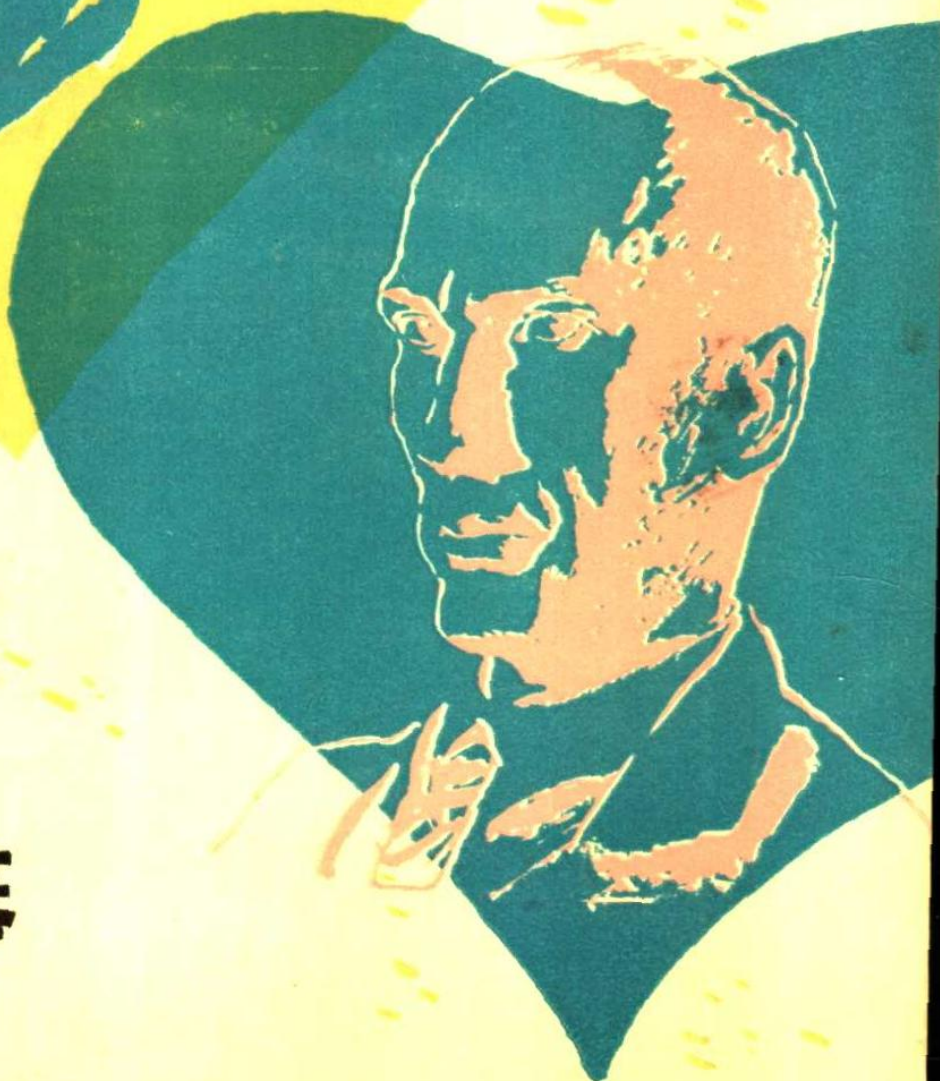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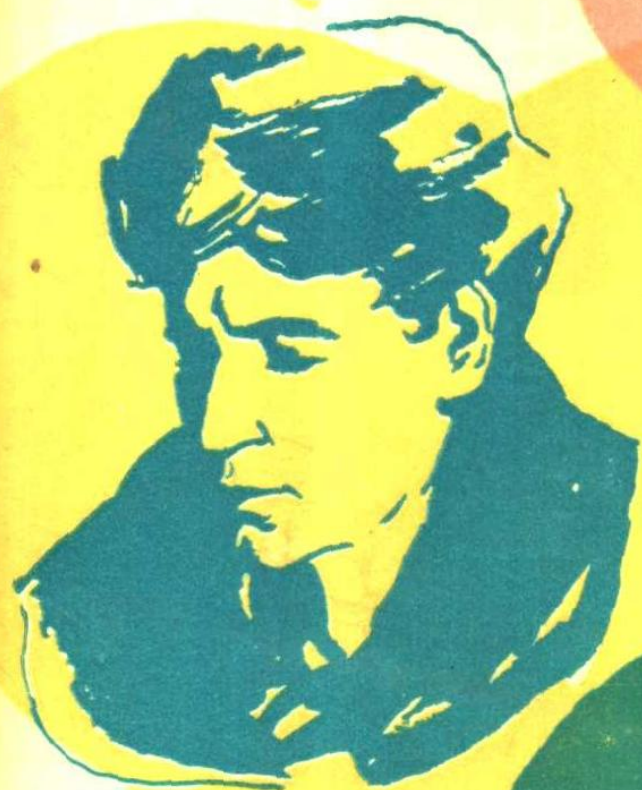


诗人之恋

苏联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



高莽



9125293
福州大学
图书馆盖章



9125293

I512.072
24

高 莽

诗人之恋

苏联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

福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福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诗人之恋
Shirenzhili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72,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2}$ 插页 2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850

ISBN 7-5016-0093-7/I·93 定价 3.90元

前 言

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帕斯捷尔纳克是苏维埃时代的诗歌先驱，他们的优秀作品早已收入苏联的乃至世界的诗歌宝库之中。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对这几位奇才有了比较一致的评论，或被称为民族的骄傲，或被誉为伟大的诗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但他们和平凡人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弱点、苦恼，也少不了时代的烙印。

这三位诗人是同辈，活动于同一片土地上，是同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产物，不过他们的生活与创作的道路并不相同。马雅可夫斯基从未来主义起步，走向革命的号召，他的诗歌象旗帜，象号角，铿锵有力，激奋昂扬。叶赛宁倡导过意象派，他的诗情景交融，意新语工，粗鲁中孕温柔，纤细中有哲理，充满民歌气息。帕斯捷尔纳克则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讲究典雅，字斟句酌、韵律严谨，意念深奥。

十月革命时，叶赛宁还是位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不久的腼腆的小青年，仅仅二十二岁；那时马雅可夫

斯基二十四岁，已以其无羁的活动而远近闻名；帕斯捷尔纳克年龄稍大些——也只不过二十七岁，保持着知识分子家庭固有的书生气与优柔寡断。那时他们各自以不同的诗作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诗坛上的新秀。他们都接受了十月革命，但程度不同。马雅可夫斯基称十月革命是“我的革命”，不存在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叶赛宁说：“我全部身心都在十月革命一边，然而我是按着自己的理解，带着农民的偏见来接受一切的。”帕斯捷尔纳克过了多年之后，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我成了我们的时代与国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它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他们对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的认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进展而逐渐深化的。他们不断地调节自己的思维与观念，适应着时代的步伐，唱出了时代的歌声。

叶赛宁活了三十三岁。马雅可夫斯基不满三十七岁。帕斯捷尔纳克寿命最长，活到了七十多岁，苦辣酸甜无所不尝。他们生前虽然几遭批判，但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声望一直未衰。他们在诗坛上是胜利者。他们在生活中是受难者。他们留下的爱情诗脍炙人口，为一次又一次青年人所喜爱所传诵，殊不知他们本人所追求的爱情却含着泪水。

多少年来，人世间关于他们的爱情、婚姻、死亡等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被看成一个谜。本书就是想通过他们的爱情纠葛和爱情诗的写作，揭

开帷幕的一角，展示生活的真实面和他们感情的复杂性。

这三位诗人，特别是叶赛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品行不轨，酗酒斗殴，加上与女性的关系，令人瞠目，若以东方民族的传统观念，来观察他们当时的行为，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他们是历史的产物，离不开历史实际，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

十月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破坏了它的上层建筑。人们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要建设共产主义。他们不但努力奠定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且要创造崭新的意识形态，推行崭新的爱情观与家庭观。气血方刚的俄罗斯青年急切要改变资产阶级道德与观念。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提出的四个“打倒”的口号就是明证。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在社会正在崩溃的经济基础上消失了，丧失了它的约束力。新的价值正在斗争中慢慢地具体化起来。人们希望在人与人之间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上，感情和思想实现革命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立刻废除了旧的家庭与婚姻法，1917年12月颁布了关于婚姻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及离婚等新法令。新的法令废除了旧社会婚姻中教会的作用和买卖关系，强调只要双方愿意即可成婚。当时这种做法被视为自由国家的自由婚姻，认为是沿着共产主义路线发展家庭的一

种动力。这个法令实行了九年。1926年这个法令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对那些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人与办理了手续的人一视同仁。再有，办理离婚手续更加简便，只要双方甚或一方书面或口头表示要求离婚即可。叶赛宁后期婚姻就发生于这些年代。

当时，有人在提倡公有制反对私有制的名义下，主张爱情也应公有，反对私有。“爱情自由”的口号相当流行。在个别地方，如萨拉托夫和弗拉基米尔省，对这个口号理解得极为片面，以至发布了一些曲解男女关系的地方性文告，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派污蔑苏联“共产共妻”提供了口实。

苏联建国初期担负过重要职务的女革命家亚·科仑泰就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曾发表过带有指导意义的一些著作，如《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为飞翔的爱神开路》等。她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她的某些观点却是过激的。她向青年人发出号召：“你们年轻，你们相爱吧。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爱情。你们不要害怕生活。你们不要回避幸福。”这里的“幸福”指的是自由恋爱和与恋爱相随的种种行为。她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理论上的“杯水主义”，而在社会实践中则出现了相应的“自由恋爱联盟”、“飞翔的爱神小组”等组织。当时有一个自命为生活未来主义者的弗·龙尔茨施米德，居然与几个女性赤身裸体在彼得堡逛大街，标榜恋爱自由与性解放。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杯水主义”。据德国女革命家克·蔡特金记述，列宁对她说：“您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象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完全发狂了。这对于许多青年男女是个致命伤。信奉这个主义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我得谢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它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现象和变化，都直截了当地归诸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完全不是那样简单。”

叶赛宁也许就是那许多青年中的一个，难免不受到恋爱自由思想的影响。但他在实践中渴望真正的爱情，这在他的诗中可以找到证明。叶赛宁正是在这种渴望中夭折了。

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跟朋友们一起在打倒资产阶级的爱情的过程中追求新的爱情关系，他似乎找到了，但又没有得到。这正是他的爱情生活的哀歌。

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酝酿改变家庭与婚姻的法令。1944年苏联颁布了新的法令代替1926年的旧法令。为了巩固家庭关系，新法令对结婚与离婚都加强了限制。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一次恋爱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带有更多的悲剧色彩。

本书不是探讨诗人的爱情与法律的关系，但当时的法律背景或许对了解诗人的生活有所帮助。本书是叙述诗人的爱情和他们的爱情诗的，倘若读者从书中多少有所收获，作者就可以自慰了。

作 者

1989年9月1日于三虎桥

目 录

前 言..... 1

爱,爱,爱.....

——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哀歌 1

初恋的苦涩(玛丽雅·杰尼索娃) 6

长吻(莉丽娅·勃里克).....16

巴黎的玫瑰(塔吉雅娜·雅柯夫列娃)61

最后的追求(维罗尼卡·波伦斯卡娅)98

马雅可夫斯基死后128

放浪的乡村诗人

——叶塞宁和他的女友们139

爱的萌芽146

心地善良的安娜(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151

永远铭记在心的女人(吉纳伊达·莱伊赫)157

旋风情(伊莎多拉·邓肯).....177

秋天之恋(阿芙古斯塔·米克拉

舍夫斯卡娅)	194
一心为诗人, 一生为诗人(嘉丽 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	213
最后的婚娶(苏菲娅·托尔斯泰娅)	245
跋	256
上帝和天使	
——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	259
后 记	324

爱，爱，爱……

——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哀歌

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一生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但他的生活的某些方面却长期被遮掩着，象个谜，至今不为世人所详知。他的死，是其一；他的爱，是其二。

马雅可夫斯基只活了三十七岁，至死未婚，但他在绝命书《致大家》中又明确地提出，他的“家属”中除了妈妈和两个姐姐之外，还有莉丽娅·勃里克和维罗尼卡·波伦斯卡娅。显然，这两位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人曾一度是他生活中的伴侣，是他曾经爱过的女人。

我们知道，与马雅可夫斯基相爱的女人当中绝不止她们两人。这些女人给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带来过欢乐与幸福，激励过他写下一篇篇不朽的诗作，同时她们也给他招来了许多苦恼与悲痛。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不能说同女人与爱情无关。“爱情的小舟在繁琐的生活中撞得粉碎”，这句告别人生的话中包含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多少难言之苦！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渴望过理想的爱，曾经希望有个美满的家，可是

这种渴念在“繁琐的生活”中“粉碎”了。

仔细阅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散文、电影脚本、书信、电报等等，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女人的爱。通过个人的爱情感受，他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以金钱为基础的虚伪的爱，同时又讴歌了能够令人振奋的神圣爱情。

马雅可夫斯基青年时代写的最早的未来派抒情组诗《我！》中就涉及了“爱”这一主题，不过那仅仅是他笔下的一种艺术形象，没有个人真正的爱的经历与感受，更谈不上哲理的概括。他在《几句关于我的妻子的话》一诗中，这样写道：

沿着遥远的望不见的浴场的海面，
月亮——我的妻
在行走。

马雅可夫斯基写这首诗时只有十七岁，还是美术学院的一个学生。

在另外一首短诗《爱》中，他说：

旋风般玛祖卡舞的疯劲儿
穿过狂态的阳光刺入云朵的蒸气，
我——七月里晒得滚热的人行路——
而那女人扔掉了吻——烟蒂。

那一年，他写的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

基》也表现了爱的主题。剧中主人公是个诗人，他的“女友”从来“不讲话”。剧中的“爱”既抽象又怪诞，没有人情、没有感情。

可是过了一年，当他在生活中真的遇上了一位倾慕的姑娘时，他关于爱的描绘便具体了，有了生命，有了感染力。

初恋的苦涩

(玛丽雅·杰尼索娃)

十九岁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莫斯科美术雕刻建筑学校的同学布尔柳克,还有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等人一起花了几个通宵写出了的艺术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对当时糜烂的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喊出了:

打倒你们的爱情!
打倒你们的艺术!
打倒你们的制度!
打倒你们的宗教!

他们要大干一场。他们自命为未来主义者,他们处处要和社会对着干。

他们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

他们漫游天下,寻找知音。

每当他们出现在大街上,便有一批激进的文艺青年跟随其后,同时也会遭到许许多多尊重传统的人的唾弃与鄙视。